



08054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音文武之功起于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

禮記稱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

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音以弗音

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欽許金反攸介音攸止載震真慎反

卷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

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

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

禋祀祀郊禘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禘焉立鳥至

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

矢于郊禘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

禮○孔氏曰燕來王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

先禘者配之變祀○鄭氏曰弗之言禘也毛氏曰弗



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禘除其心
周禮女巫云禘除豐浴左傳曰禘社釁鼓檀弓云
巫先禘柩皆禘除凶惡。○毛氏曰履踐也。○鄭氏

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足迹也敏拇也

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
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

文。○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

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

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毛氏曰夙早也育長
繹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

也。○王氏曰繇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

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甫田鄭
氏曰民

卷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

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鄭氏曰姜
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

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為其後
世子孫之妃也未

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
以姜嫄為帝嚳之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

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
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

廟乎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禋以
禘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祈

後得祭。○祀郊禋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
天也。○王氏曰列子曰后稷

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

生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禋之神助祭

生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禋之神助祭

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爲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
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
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于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禘履帝馨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跡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面支厥月先生如達他未不坼敕宅不副孚逼
無菑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子

毛氏曰誕大也張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

終也莆田鄭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

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羊子也

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

從美從彳○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

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

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爲天子剖瓜者副之是副爲裂也○毛氏曰赫顯也

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

○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圻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

之政反

之隘於解反

巷戶降反

牛羊腓

符非反

字之誕寘

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後稷呱

音孤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

○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

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

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

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

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

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爲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

又誕置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

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寘之寒

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

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訏沉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反匍音蒲反克

岐其宜反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藝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

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穰穰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

嗶嗶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

匍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嶷

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藝樹也

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

曰枝輿揚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

列穰穰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

嗶嗶然多實也。孔氏曰上旣言收取后稷此說

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

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匍則岐岐然意

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

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

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

氏曰旆旆穉穉蒙蒙嗒嗒言皆異於常人所種。

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

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種相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疑作礙曰小

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或作菽。說文曰穎

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嗒

作萃。說文亦云嗒字讀若瓜瓞萃萃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弗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

營井反實栗即有郇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芾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芾治弗亦謂之芾猶治亂謂之亂也

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

也茂美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為房。朱氏曰苞甲而

未拆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稂漸長

也毛氏曰稂長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

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穉也長樂劉氏曰秀

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

○毛氏曰穎垂穎也

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

栗其實

栗栗然

孔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曰穀之初也○長樂劉氏曰栗為穀熟貌○蘇氏曰栗不稅謂收及時而栗澤

○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

京兆武功縣

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

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

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不知壤細即能蕃殖粒之大者無過于豆如土又倍于粉則必透風不能生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功

○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

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

故言黃盛以總之○宋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

其有成功于民封于郃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

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氏曰郃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

以郃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釋文

曰第韓詩作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卽是天理有

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孚維糜音門維芑音起恒音反

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

祀

祀

祀

祀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

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

曰釋草糜作麩音同郭璞云麩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麩音糜恒徧也孔氏

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作恒集注作巨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

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

稷既卽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

民茲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

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

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

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

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

之叟叟所畱反烝之浮浮載謀載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

反以載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曰五音

毛氏曰掄食汝反曰也孔氏曰謂掄米以出曰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掄取

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浙星歷

反米也孔氏曰浙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

溘溘浙也浮浮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溘溘浙米聲焯焯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蚤○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蘇刀反洮徒刀反焯音浮

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

牡羊也郭璞云粉謂吳羊曰羝者是亦以牡爲

羝也畜許又反粉符云鄭氏周禮注曰

反祥子郎反牝音品行山曰載封土

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去

○孔氏曰夫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

天以至車轆之此用羝亦伏體轆上○菩火曰燔

音負又音倍芻初俱反轆音歷瘞於制反孔氏曰即今

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孔氏

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

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舂之○長樂劉氏曰

或播以揚其穰○宋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

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其聲

溘溘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

氏曰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

惟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

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

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祀載或燔之或烈之

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傳豐年也。董氏曰韓詩作或

春或枕故鄭眾於春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

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昏杼曰也以沼切詩云

或簸或昏

印五郎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

臭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

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宮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

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肉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簋簋尊爵之實也。紙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器或言

備也。食互相。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

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

。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

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

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況主堯

祀者虞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

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

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

李氏曰言得其時也
土冠禮曰嘉薦宜時

○李

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

○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

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

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

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

韋鬼反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

音荷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氏曰序以詩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

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

而附益之歟

敦

徒端反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禮

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幽

風○宋氏曰勿戒止之辭也○毛氏曰苞抱籜也

○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

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

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

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母使躡履折傷

之○季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

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

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

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

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

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

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

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

之

或肆之筵

以然反

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

七習反

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藉

之曰席

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

○毛氏

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

御踞踏之容也○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

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

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

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

其侍從也○東萊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

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醢以薦或燔

或炙嘉穀脾婢支反臠渠畧反或歌或詈五洛反

卷五呂氏家塾讀詩記 圭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醖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

堂位注謂畫禾稼也○蘇氏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

之禮非菹則醢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

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

之肉魚雁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濡菹禮籩豆

偶有醢必菹醢人云朝事之豆非菹醢醢是也○

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臠函也孔氏曰

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

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疇客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

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

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 ○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

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殺則

脾之與臄酒殺既備又作樂助歡 ○孔氏曰定本

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殺定本作嘉唐

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鍤音侯既鈞規旬反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

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

飾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

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

爾雅曰金鍤反木翦羽謂之鍤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

鍤則鍤者鐵鍤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鍤

參亭孔氏曰鍤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為鍤矢三分鐵重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

鈞亭故言四鍤既均 ○鄭氏曰舍釋也謂既射於

也 ○孔氏曰均徧也謂四鍤徧釋之射以中多者

為賢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朱氏曰既燕

而射以為樂也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 ○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 ○東萊曰此

兩章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

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

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會孫

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

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

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

而飲未終舉解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

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者讀

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

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

侮

卷五 呂氏家塾讀書記 五 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又曰鼓與句字雖異音

義同說文云鼓張弓也

二京賦曰彫弓既鼓○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

鍤則已徧釋之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

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鍤故知已徧

釋之也按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

則使人屬矢○孔氏曰四鍤如樹言皆著於侯如
以手植之也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
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
侮爲德○東萊曰四鍤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
曰序賓以賢四鍤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

寶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醜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

詩所謂曾孫皆以醜厚也說文曰醜厚酒也言大斗長三尺

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句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

為求黃耆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

以不侮矣而為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

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為季氏曰成王之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耆也朱氏曰祈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士

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斬萬壽用斬眉壽永命多福用斬眉壽萬年無疆皆

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東萊曰酌大斗而祈

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

一端也

黃耆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給也大老則背有給文孔氏曰釋詁云

給背考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給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

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

介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

退補齋藏板

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

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

曰成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爲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爲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太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

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

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算爵

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

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芟篇爲俎孔碩或燔或

矣。○國語晉獻公命司正實爵與。○毛氏曰將行

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季氏曰

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

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

君也。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合終合終有俶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

虛明也。○鄭氏曰合善也。朱氏曰合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合終合命。

○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

卷三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嘏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

也。朱氏曰高朗而又合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

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

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

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奠

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合終皆祭畢而

燕頌禱之辭也自合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

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

曰：靜言其潔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

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

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

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邊豆之物潔清而美，政

也不譁而爲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爲俎，孔頌君

婦莫莫爲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

無讒慝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

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

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饗既

飭同。當神之意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

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呂氏

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

善也。○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

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

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亂

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

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

○朱氏

曰祚福也亂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如此

孔氏曰七章所

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亂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亂維何天被

皮寄反

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

○毛氏曰僕附也

王氏曰屬也

○孔

氏曰前章言永錫祚亂謂祚及後亂也此章因其

句末而轉之故云其亂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

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

乃言子孫之事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其僕維何釐

力之反

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

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予眷反

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

智音

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

也

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

音符鷺於雞反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反

祖考安樂

音洛

之也

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

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

孔氏曰釋鳥鵲沈鳧郭璞云似

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鵲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鷖屬

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鷖鷖也

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

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

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

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

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深在壑皆水

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

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

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

干僞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

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

鄭氏曰為猶助也

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

之與反

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

思汝反

爾殽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汜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潛解見伐木

鳧鷖在深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深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

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壘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壘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

叁夫呂氏家塾讀詩記

壘注云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

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

之人也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

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

退補齋藏板

其民人而受天之祿○宋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

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

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

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

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

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干祿而得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

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

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

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爾雅

鄭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

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

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

蘇氏曰從眾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于天子不解

佳買反于位民之攸暨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

燕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王氏曰諸侯也○董

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

○毛氏曰暨息也○季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

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舌

退補齋藏板

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

解作匪解○東萊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

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

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

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

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

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利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

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記曰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

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

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

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

名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裏音餼音

糧音良音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用光弓矢斯張干

卷五

呂氏家聲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畔

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糧糗也。毛

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

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

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

也戈句音鈎音矛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音也孔

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注鉞斧也秘柄也。

祕音

。〔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
邠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
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
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
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
廼裹其饑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
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
。〔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辟難
遷於豳且以爲在邠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
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
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始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
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
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
封內也

卷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
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
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
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

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

反陟則在嘯魚聲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遙音

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宜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廬井嘯小山別於大

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

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

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矣皆

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矣由原而升嘯復下在原皆反覆之重居民也。

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

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幽而相土也順猶

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

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嘯

本又作獻。東萊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

所能堪也公劉涉嘯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

服矣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

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退補齋藏板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

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

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

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

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

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

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天

退補齋藏板

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

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

自遷幽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

京師高丘而眾居之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

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

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

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

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

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

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駕公劉于京斯依踰踰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

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

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師而築宮室其既成也

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踰踰濟濟

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

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

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收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五

退補齋藏板

酒之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

殺之大宗也。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

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

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

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

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

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

殆盡之時暫為詐諉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

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反息亮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

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

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

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

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

相之也流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卷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

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

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

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

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王氏曰前既言

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

其民是為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

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

僅足者為將言其後爰眾爰有也○李氏曰周之

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

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幽於漢屬右扶風爲榆邑縣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廼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澗止旅廼密芮

鞫居六反之卽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總敘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眾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幽地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幽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卽蘇氏曰芮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出吳山水厓也○鄭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東

萊曰止旅廼密芮鞠之卽風氣日開民編日眾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旣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餼甫云餼尺志反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

水流聚故餼餽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餽說文曰餼一蒸米也餽飯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流氣也然則蒸米謂之餼餼必餽而熟之朱氏曰餼蒸米一熟而水沃之乃再熟也○饔酒

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

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

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尙可以餼餽豈弟君子豈

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

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餼餽孟子曰雖有惡人齊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鬣音雷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鬯祭器

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鬯是鬯為祭器也

卷耳云我姑酌彼金鬯則饗燕亦有鬯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橫渠張氏曰皇

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豈弟君子民

之攸暨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

曰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卷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

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

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

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

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

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

因遂歌以為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木亦作飄

○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

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會反在由矣

鄭氏曰伴奂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奂優游

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

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

謂也○毛氏曰會終也○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奂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反版

符板

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版大也○蘇氏曰章著也○季氏曰成王

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
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川鬼神
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
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
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
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然

爾受命長矣弗反芳弗 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

卷二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曰弗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
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
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
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
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
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
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

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
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
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
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
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
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
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
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
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
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
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
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顒顒温貌卬卬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

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

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

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

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爲四方

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凰于飛，呼會反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翾，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眾多也。○〔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于其所止矣。藹藹，王

卷六

呂氏家塾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

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東萊曰〕：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希孔反

萋萋七西反，音皆。萋萋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氏

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葦葦萋萋梧桐盛也。離離喈喈鳳凰

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

曰釋木云檟梧桐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

曰卽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

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眾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葦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葦萋萋則離離喈喈矣君子之車馬眾多則亦足

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

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葦葦萋萋

之盛離離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

既閑苟得眾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

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

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

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

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公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

許一反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

俱毀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

七感反

不畏明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无

退補齋藏板

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

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

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

氏曰汔幾也康緩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

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

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

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

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

縱詭隨無良之人也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
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
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
亦以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
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仰也順仰其近者釋文曰
仰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尙書疏以能
爲恣則此云仰者與
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
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
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
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早

退補齋藏板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速無縱詭隨
以謹愾音昏愾音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速聚也李氏曰言使
民無離散也愾猶謹

謹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

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

曰不中○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

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

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

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

毛氏曰惕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眾也○鄭氏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聖

退補齋藏板

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疏云

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

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繹音遣起所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

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

縶綖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亂也入爲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上帝板板下民卒瘵當但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聖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板板反也瘵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瘵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旣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意以妄

行無所依據又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
不實之於誠信也

天_反之方難無然憲憲天_反之方蹶俱衛無然泄泄以世

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

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震動

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以震動

周室無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

於王王何為欣欣然不懼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望 退補齋藏板

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

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反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言也

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責其用

事之。〔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芻蕘采薪

者。〔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異乃與女

同官俱為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

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
古之賢者。○王氏曰：囂囂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
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況及爾同僚者
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蹻蹻

其畧反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煇煇許酷反不可

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欵欵蹻蹻蹻蹻貌李氏曰說文蹻蹻

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煇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煇煇火熱貌○蘇氏曰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罍 退補齋藏板

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為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安得

以為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

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

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

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

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

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濟才細反無為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

毛氏曰憐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

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殿屎呻吟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

也釋文曰殿說文作吡念屎說文作吡茂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

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為便辟○鄭氏曰君

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知尸矣不復言語

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但為飲食而已畏禍故也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

不肯惠施以賜贍眾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

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

卷三

呂氏為塾讀詩記

翌

退補齋藏板

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堦許元反如箴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堦如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

相合也孔氏曰圭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也言其

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

易矣益者言其無多求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

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

民哉○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

音泰

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眾

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眾也大邦也巨室也王

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

者圍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

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巽

退補齋藏板

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東萊曰前言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用朱反

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

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故

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

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

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

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

體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憺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聖

退補齋藏板

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

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

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

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

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

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